

壹、阿美族的年祭與教育價值¹

(作者：鍾文觀)

Ira ko tatodong no kasaselaselal hananay...pasifana'en no kaka a selal ko safa a selal to dademaken. Saka, itira amafana' ko safasafa to nipasifana'an, saka, malecalecadto ko fana' a ma^emin. Mafana' kako a matayal ano saan ko tamdaw i...lonok sato cingra a matayal.

所謂的年齡階級制度…上一階除了負責教育、輔導下一階之外，上一階也負責傳授各種生活技能給下一階；等各階級都獲得同等的生活技能，也不用催促便會自發去實行。

(方敏英 *Afan*, 1993: 86-97)

一、緣起

'Amis(阿美族，花蓮地區的阿美族人自稱為 *Pangcah*)是南島民族的一支，也是台灣原住民族人口當中人數最多的族群，主要分布在台灣的花蓮縣、台東縣和屏東縣 *Macaran* (旭海部落)的 210 個部落裡²。過去以來，每一個部落都會獨立舉辦各種歲時祭儀，在這些不同的阿美族祭典儀式中，以年祭所蘊含的功能最多，不只是具備宗教信仰上的意義，同時還涵蓋了在社會、文化、政治、軍事、經濟和教育訓練等不同層面的價值，因此被視為在阿美族的眾多儀式中最重要的一項。

阿美族的年祭根據語言、儀式流程、祭儀歌謠、舞蹈形式及傳統服飾的差異，可以簡略分成北部、中部和南部阿美三個系統。北部阿美指的是花蓮鳳林以北的南勢阿美群；中部阿美包括花蓮鳳林以南到富里的秀姑巒阿美群，以及花蓮豐濱至台東長濱的海岸阿美群；而南部阿美是指台東成功以南的馬蘭阿美群，以及池上以南的恆春阿美群。年祭的名稱大致上可以依據這三個系統的範圍來區分不同的說法，北部阿美的年祭「*malalikid*」指在年齡階級晉級儀式中，男性盛裝出席牽手共舞的活動，跟穀物收成沒有直接關係。中部阿美稱年祭為「*Ilisin*」，是根據穀物收成的時間舉辦跨越新年的祭儀，詞根「*lisin*」有祭祀或儀式的意思，所以「*i-lisin*」表示部落正在祭祀當中。南部阿美族稱「*Kiloma'an*」，同樣是穀物收成之後所舉辦的歲時祭儀，詞根「*loma'*」指的是家或家屋，*Kiloma'an* 意指在年祭期間留在部落或家裡參與祭祀的活動，有親人團結在一起的意義。但就以各部

¹本篇撰述者為 Sifo Lakaw 鍾文觀。

² 1960 年之後，受到土地流失與台灣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變遷，阿美族部落的生產方式也漸趨改變，族人紛紛往都會區遷移獲得營生的機會，一直到最近幾年，已經超過二分之一的阿美族人口分佈在全國其他各縣市之中。

落獨立舉辦年祭的概念來說，即使被分屬在同一個系統，年祭的流程、歌舞和服飾等形式還是不盡相同，無法概括而論，最終還是要以各部落的實際情形為主。



圖 壹-1 台東督歷部落 Kiloma'an 年祭展現青年階層團結與敬老的倫理
(攝影：阿里要·拉沃)

整體而言，各部落的年祭都有其獨特的舉辦風格和形式，但是即使各自有差異，年祭仍然有原始的共同之處。每年七到九月在阿美族部落舉行的年祭，都跟 kasaselal/ kasakapot(年齡階級組織)的教育訓練與晉升的儀式有著緊密的關係，過程中各階級必須遵守領導階層或長老嚴格的要求，階級成員之間也藉著合作無間，有秩序地擔任好自己的角色，一同達成舉辦年祭的各項任務。另一個在年祭具有共同性的活動，也是年祭期間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集體歌舞的時刻，「malikoda」的阿美族語意有一說是指集體打水趕魚入網之意，在年祭時延伸其意義為男性年齡階級團體牽手共舞，有集體訓練與團結合作的意義。

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不斷在演變的，但是在近代外來文化和資本主義的衝擊之下，族人的營生方式和生活型態因此產生了巨大的轉變，更直接影響了年祭的舉辦形式。例如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干預，強制改變了阿美族舉辦年祭的時間和儀式流程；二次大戰之後，又受到西方宗教傳入的影響，年祭中迎靈祭祖的流程在多數部落裡也被簡化或省略。負責籌辦年祭的年齡階級組織，也因為部落人口嚴重外流與價值觀的丕變，導致年齡階級組織原始的功能趨近瓦解或已經不再運作，也使年祭在文化和教育上的意義逐漸被淡化和扭曲。

不過，所幸過去三十多年來，國內外重視原住民族權利和多元文化的思潮，加上政府資源的挹注，帶動原住民族文化的復興運動，許多部落也開始意識到文化重建與延續的重要性，除了一般手工技藝和語言的傳承教育之外，在阿美族的部落關於年齡階級組織的重建，以及年祭儀式性活動的再現最為顯著。大家開始意

識到部落文化的價值，以及身份上自我認同的珍貴，特別是當代的年輕人，由於過去沒有機會經歷年齡階級的教育訓練與人格養成，他們渴望能接受部落文化價值的洗禮，因此有不少的阿美族部落，開始藉由年祭舉辦的時機，重建傳統歲時祭儀對青年的教育功能，讓他們有機會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部落文化，裝備好自己的文化能力，培養出對自我身份與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因此，對於支持阿美族人回鄉參加年祭而言，能讓族人有機會主動參與文化復興的行動，對於雇主或單位主管而言，這絕對是利多於弊的決定。因為文化提供個人自尊和自我認同的重要基礎，是個人有意義選擇的先決條件，支持族人回鄉能讓他們透過部落集體的教育訓練與公共服務的過程，培養出自己對於集體和利他的價值觀，這不僅是族人自我意識的過程，也提升了個人的文化素養與自信，相信這對任何一種產業或機關單位來說，會收到等同於內部人才培育的增能益處。但相反地，若降低族人接近選擇自身文化認同的機會，就會傷害到個人在文化上的基本權益和自尊。



圖 壹-2 花蓮壽豐部落的女性形成群體在年祭期間參與分工與傳承教育的情形
(攝影：陳柏均)

二、歲時祭儀詮釋

昔日阿美族的生產作物以小米為主，也延伸出跟種植小米有關的歲時祭儀³，這些儀式和禁忌緊密地圍繞著小米的生長過程，從播種前準備到小米的收

³相傳阿美族認為小米是「活神般的植物」，為了種植它，人們必須遵守很多的 paysin（禁忌），也

割，阿美族人循序漸進地遵守每一項禁忌，直到小米入倉之後，阿美族的部落就會開始挑選適當的時間，舉辦祭祀祖先和年齡階級活動有關的年祭。即使到了近代，阿美族的日常主食改成了稻米，年祭的舉辦時機，仍然根據規律的農耕週期，於穀物收成之後，由南而北，在每年的七到九月，由各部落的年齡階級負責籌辦自己部落的年祭。

由於過去小米的耕種週期為一年，小米的收割等於一年的結束與開始，所以年祭也被比喻為阿美族的新年儀式，耆老會用 **pokoh**（竹節）來形容年祭在時間上的節點，就像是從舊的竹子節間，跨越竹節到新的竹子節間，「**O pokoh no miheca**（年的跨越）」即說明了年祭是阿美族從舊的一年跨越到新年的日子，是阿美族一年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歲時祭儀，其蘊含的意義與社會功能最多，也是部落集體參與的神聖儀式。而阿美族各部落為何要舉辦年祭？年祭對阿美族個人或部落來說，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和功能呢？以下就從阿美族年祭的起源故事說起，來說明阿美族年祭富含的文化意義與社會教育的功能：

（一） 祭儀起源與神話

阿美族的年祭在各部落是獨立舉行的，實際的流程和內容會有相異或相同之處，年祭的起源傳說也是如此，但比對不同的傳說故事及其意義，可以發現其中共通之處，也能進一步理解阿美族年祭的形式和意涵。在各部落間流傳關於年祭起源的傳說故事中，以兩則古老的故事最被眾人津津樂道，其一是阿美族年齡階級奮力抵抗 **Alikakay** 侵擾部落的傳說；另一則是在阿美族祖源傳說中，父親犧牲自己激勵孩子承擔責任和培養信仰的故事。

首先，來自南勢阿美族的傳說故事，相傳在很久以前，身形高大且善於法術的 **Arikakay**，有一天侵入原本寧靜的阿美族部落，還偽裝成部落的成員，趁機玷污婦女，以吃嬰兒飽食為樂，這些一連串發生在部落且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引起部落成員的恐慌。於是，部落領袖決定集中保護所有的婦女和嬰孩，當有一天 **Arikakay** 又要再度偷襲部落時，正好被早有防備的男性合力擊退，**Arikakay** 的真面目也從此曝了光。為了使部落能長治久安，領袖 **Marang Parik** 召集了其他部落的領袖研商對策，最後決定請各部落派出年齡階級中身強體健的青年菁英，組成約兩千名青年的精銳部隊，在經過嚴格的訓練之後，於是阿美族的青年軍展開對 **Arikakay** 及其黨羽的討伐行動，過程中在海神 **Kabit** 和天神 **Marataw** 的庇佑下，經過數日的浴血奮戰，阿美族的部落聯合軍隊最終不負眾望擊退了 **Arikakay**。阿美族人為了紀念這場戰役，每年舉辦象徵男性年齡階級團結的舞蹈，以及祭祀祖先

發展出許多與小米生產節期有關的 **lisin**（歲時祭儀），像是 **kaliomahan**（播種期）、**pikolasan**（疏苗及除草期）、**miaraaw**（小驅蟲禮）、**paka'orad & pakacidal**（乞雨祭及乞晴祭）、**mikeloc**（預備收割）、**pihafayan**（收割期）、**pawali**（曬乾）、**mina'ang i'ariri**（入倉）、**midafo'**（首次出倉）、**miilang**（碾米）、**ilisin**（年祭）。

和天神的儀式，之後演變成現在南勢阿美的 **Malalikid** 年祭。



圖 壹-3 花蓮東昌部落進行的年齡階級教育訓練

（攝影：撒央·安南）

第二則是關於太巴塢部落的起源故事，相傳過去在 **Alapanapanayan** 這個地方發生暴雨造成大洪水，原本在擣小米的兄妹 **Doci** 和 **Lalakan**，在千鈞一髮之際，跳進形似獨木舟的 **dodan**（穀臼）避難，這對兄妹在海上漂流數日之後，獨木舟擱淺在一處陸地上，也就是位於花蓮縣豐濱鄉 **Cilangasan** 的山頂，**Doci** 和 **Lalakan** 在此定居下來並繁衍後代，但由於山上的耕地不足，於是下山到 **Saksakkay** 居住，即是現在太巴塢部落祭祀祖先的地方，當子孫到了第九代的 **Mayaw** 和 **Onak** 倆兄弟時，有一天父親為了給孩子機會，激勵他們的勇氣和責任感，培養他們在生活中的信仰，父親將自己偽裝成破壞水源的人，犧牲了自己讓孩子誤以為是來意不善的外來者，當倆兄弟遵從父親的意思取下破壞者的首級之後，才發現是自己的父親，在慌張和懊悔之際，他們遵照母親的指示，每年舉辦儀式祭祀自己的父親，以及歷代的祖先和天神 **Malataw**，這個習俗延續至今，即是現在的 **Ilisin** 年祭。

對比這兩則故事的內容，我們可以認識阿美族的年祭有以下幾個意義：一是祭祀阿美族的祖先和天神 **Malataw**，部落藉由集體而嚴肅的神聖過程，表達阿美族慎終追遠的傳統文化；其二是年祭從過去演變至今，同樣保持由阿美族年齡階級組織主導整個儀式的流程和運作，過程中階級成員必須嚴格遵守領導階層的要求，達到教育訓練和敬老尊賢的目的。

（二） 培養年齡階級團結合作與負責任的精神

年祭是舉行感恩祖靈保佑部落及族人安全的重要時刻，然而，祭祖儀式在日本殖民時期以及西方宗教的介入之後而被迫取消，之後雖然受到原住民族文化復興思潮的推波助瀾，有部分阿美族部落慢慢恢復舉辦祭祖的儀式，但可想而知年祭因時代的變遷也產生了許多的流變，儀式的過程和內容，早已出現種種不同的變化，早期各部落舉辦年祭的時間約一至二週，甚至最久可以到一個月，而現在多數部落的舉辦日縮短為二至七天不等。即使時代改變了年祭的些許形貌，但也有一些維持不變的作法，那就是各部落的年祭仍然仰賴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而且到目前為止，部分部落還維持著新進階級成員的成年禮，以及青年階層領袖的升級儀式。

在阿美族的年祭當中，年齡階級是負有完成任務的責任，每一個階級承擔了不同的任務，其權利和義務也非常明確。每年到了穀物收成之後，各部落的年齡階級就會開始籌辦年祭，過程中各階級必須遵守領導階層或長老的嚴格要求，在年祭開始之前，向領導階層確定舉辦的日期，接著透過任務分工開始清掃整個部落，搭建年祭所需的空間或臨時設施，整理準備祭儀期間所需要的物資等資源，指派階級中身強體健的成員，到各家屋或鄰近的部落 *pakarong/patakos/milekal*（報訊息），通知大家年祭就要開始了。



圖 壹-4 阿美族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籌辦年祭的情形

（攝影：阿里要·拉沃）

雖然每個部落的年祭流程、歌謠舞蹈和服飾配件不盡相同，但是年齡階級一定是年祭過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來源。例如位於瑞穗鄉的 **Kiwit**（奇美部落），至今仍維持傳統的年齡階級制度，藉由年祭期間嚴格的階級教育，培養青年團結與負責任的態度，即使多數青年在部落外就業或謀職，年齡階級團結負責的態度與精神，同樣可以辦好部落的祭典儀式，同時也讓旅居外地的族人有能力彼此相互關照，這意味著阿美族傳統知識的功能與價值，在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橫行的當代社會中，依然有很好的運作空間，甚至可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由此可知，對於部落的年祭來說，年齡階級的指揮系統與分工運作能否順暢，關係到整個年祭是否能圓滿地完成；而舉辦年祭對年齡階級而言，也在強化組織的運作能力，同時凝聚階級成員之間緊密的關係，形成生命的共同體，無論身處在部落內部或外部社會，都有能力落實耆老的叮嚀，在生活、學習或工作上彼此相互支持與關懷。

（三） 維護部落社會與家庭的和諧關係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制度在部落教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一個男孩進入階級的那一刻起，得要離開原生家庭到男子聚會所，跟自己的階級成員和其他階級未婚的男性相處在一起，接受領導階層賦予的各種勞動任務，提供部落安全和其它公共服務的必要人力，而個人也可以透過身體實踐的過程，與階級成員共同學習並熟練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同時在階層的上下互動中，學會部落社會的人際關係與倫理要求。

阿美族部落年齡階級的成年禮，以及青年階層領袖的升級活動，都在年祭的時候舉行，除了花蓮縣壽豐以北的阿美族部落，每八年舉行一次成年禮以外，其他的阿美族部落每三至五年不等舉行年齡階級的晉級儀式，新升級的階級將獲得新的任務和責任，他們要繼續向上的階級學習，上層階級也有責任和義務教導底下的階級做人處事的道理。例如在 **Fata'an**（馬太鞍部落）的 **miholol to kaka awid**，**Kiwit**（奇美部落）的「**pihololan**」，**Tafalong**（太巴塢部落）的「**pa'alodo**」，亦或是 **Falangaw**（馬蘭部落）的「**paca'edong**」，這些儀式的性質與目的相似，在年祭期間或結束前，底下的階級成員要向上的階級請益，請教他們關於自己的階級應該要負責的工作，並學習達成任務應有的知識與技能，以及長幼之間待人處事與說話的禮儀要求。上一階級會將自己過去所負的責任和知識傳遞給下一階級，同時也會針對階級成員過去一年在部落或家庭曾有過的得失進行公開檢討。

如果個人過去一年出現忤逆部落或家中長輩，對妻子不敬或沒有盡到教養孩子的責任，甚至是在部落或外地工作和學習時沒有努力完成等事情，這些都會被公開宣布出來並加以檢討，只要經過上級決議要懲罰時，處份的對象有時不是違反規範的個人，而是他所屬的階級整體，所以階級成員彼此之間榮辱是相互分享

與承擔的。這充分顯示了阿美族年祭在階級教育與人格養成的重要意義，不只是集體勞動與技能的學習過程，尤其是個人的日常行為與倫理實踐，也會透過集體的檢視與相互砥礪加以改善，以維持部落與家庭的和睦關係。

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年輕一代離開了部落到都會區就學或謀生，在缺乏人力的條件下，大部分阿美族部落在平時已經不像過去有年齡階級負責公共事務，但唯獨在年祭的時候，年齡階級的組織運作與功能才特別明顯。加上近年來部落文化振興運動的助力下，年祭和年齡階級在教育層面的意義與價值又開始被重視，不少阿美族部落展開年齡階級的重建與訓練過程，恢復階級名稱並招募新血，年祭的固有習俗也才得以有機會重新被反省與再次出現，同時個人也藉由參與集體的文化活動，獲得文化和精神上的滋養。

三、歲時祭儀程序與禁忌

年祭在每一個部落裡都是獨立舉辦的，加上各部落所處的環境和風俗習慣皆有所差異，年祭的儀式流程也不會完全相同，唯獨各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至今仍保持舉辦年祭的主導力量，足以見得年齡階級與年祭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為使大家請楚阿美族年祭的舉辦方式和流程，以下將先介紹阿美族年齡階級制度及其形成，並以花蓮太巴塢部落的年祭流程為例，說明年齡階級在年祭的重要角色及組織運作。

（一）年齡階級組織及少年階級的誕生

年齡階級是阿美族社會中極為重要的政治組織，過去部落裡的公共事務皆得仰賴這個組織來完成，例如各種歲時祭儀的執行、部落安全的護衛、急難的處理與救助、部落社會與家庭倫理的維護、教育訓練以及其它公共設施的建設等工作。可見大到年祭的舉辦，小至家庭的生活與親子關係，都與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有關。這種以部落為單位的社會制度，就是將部落內已經成年且年齡相近的少年編組在同一個級別，在南勢阿美的部落將相隔八年歲數的少年組織成一個階級，而其它部落則是以三至五歲的年齡組距形成一個新的階級，將階級的年齡從小至大依序組織起來，這就是阿美族年齡階級制度與形成。

年祭是年齡階級中少年入階或其他階級晉升的重要時刻，新進成員從入階的那一刻起（約為 12 歲之後），就會擁有自己的專屬名稱，部落的領袖會在所有族人面前介紹這群部落的新戰力，並宣佈他們的階級名稱，在入級確定名稱之後終生不會更改。而年齡階級的命名方式有「創名制」和「襲名制」二種，在花蓮的阿美族部落多數以襲名制為主，例如 Kiwit（奇美部落）有十八個年齡階級的專有名稱⁴，新進階級輪流承襲這些名稱作為他們的級名，因此會出現年長階級

⁴ Kiwit 奇美部落年齡階級組織承襲的階級名稱：Lacungaw, Lasana', Lacapa', Laafih, Lasedeng, Lakacaw, Lakori', Latolok, Latomay, Lakowa', Ladamay, Lakowaw, Laciha, Latiked, La'olac,

和剛入階的少年階級使用同一個級名，且每一個級名皆有其特別的意義和部落的期待。台東境內的阿美族部落多採用創名制，他們會選擇當時發生的重要事件來命名，例如 1938 年當 Falangaw（馬蘭部落）新的 pakarogay⁵入級時，年祭遭到日本殖民的干預，改變了舉辦的時機和成年禮俗，當時新的階級命名為「laketon⁶」意旨中斷或切斷的意思，以紀錄部落

新的少年階級在成年禮的儀式之後，就正式成為青年階層的一員，他們得開始承擔部落的公共事務，並接受領導階層的任務指派，一切從最基本的勞動工作做起，由上一層的階級負責教育和帶領低一層的階級成員，透過小組與合作學習的教育模式，培養他們有能力執行被賦予的任務。階級隨著年齡的循序晉升，他們要擔負的任務也就會跟著轉換，責任也將比以往更重，心智因此變得更加成熟。所以，年齡階級組織在部落的公共事務上，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和意義，加上在集體和利他價值的人格養成教育，這對阿美族的部落、個人或社會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助力。

（二） 年祭與年齡階級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 Tafalong（太巴塢部落）的 Ilisin 年祭中，年齡階級組織是整個歲時祭儀運作的核心，從年祭的前置作業、工作分配、採集、教育、報訊息、祭祖、歌舞、分食、訓誡以及敬老活動等等，都是透過年齡階級的組織運作才能順利達成，而年齡階級也因為舉辦年祭，強化了階級成員的內聚力和社會功能。

1. Patanam：在 Ilisin 開始之前，太巴塢部落的婦女會進行釀酒，約一個禮拜的時間釀好酒，就會進行 Patanam 的儀式，這一天部落婦女會帶著自己釀的酒到 Kakita'an（祖屋），提供前來的長者試喝，並邀請天神和祖靈下來一起品嚐剛釀好的酒，揭開年祭的序幕。
2. Misowac：Patanam 結束後的隔天，年齡階級的青年領袖會開始分配青年的工作任務，包括清掃整個部落、準備建材搭建年祭的場地、到山上去進行 mipaheko（採集野菜）以及夜間的山林教育、到鄰近部落 patakos（報訊息），以及將採集的食材煮給長輩吃的敬老活動等。
3. Patakos：在年祭正式開始前三天，青年領袖會指派健壯的青年，帶著綁好的米酒、檳榔和乾燥的菸葉到鄰近的部落報訊息，邀請他們來參

Lata kang, Laparar, La'owic。

⁵ 中部和南部阿美族部落年齡階級中少年階級的職務名稱，karong 有傳遞訊息的意思，在 Kiwit 奇美部落稱 depdep。

⁶ 日據時代政府要馬蘭的阿美族人把豐年祭改在元旦（日本人的新年）舉行，並規定族人要穿西裝穿皮鞋，因此那年晉級的 kapot 稱 laketon，經族人反對三年後才又恢復傳統的 paca'edong。

加太巴壟部落的年祭。

4. **Pakaranam**：在祖屋前的早晨，由主祭者負責祭祀祖先的儀式，邀請年齡階級和戰時有功的人一起參與，這個儀式嚴禁女性參與。
5. **Miholol**：年齡階級成員以舞蹈的方式，慰問過去一年當中有家屬過世的階級成員，曲調與舞步沉穩，領唱者通常會即興填詞，內容大多講述亡者生前為部落、階層、家庭的付出與貢獻及其為人處事，多有懷念之意；後兩首歌舞較為輕快，藉以除去亡者家中哀傷的氣息，結束後邀請家屬跟階級成員一起食用午餐。
6. **Pa'alodo**：**Miholol** 的隔日上午進行，是下一層階級的成員要向上一層階級討教的日子，下一層階級會派出五到六個能言善道、態度謙恭或身體健壯的成員，到上一層階級的據點報到，並向他們請益，上一層階級的成員也會趁這個時候，將下一層階級過去一年的功過加以訓勉，提醒做人處事與待人接物的道理，訓誡結束後就一起共舞。
7. **Pakomod**：歌舞活動的最後一天下午，年齡階級成員離開各階級的舞場移到祖屋，這時祖屋的婦女會將釀好的酒於高處向前來的年齡階級成員灑酒，藉由聖酒清洗自己過去的厄運或病痛，並得到來自天神 **Malataw** 的祝福，這個儀式也稱 **Pananaw**（清洗）的意思。
8. **Pakeras** 或稱 **Pacemot**：**Pakomod** 之後，就會進行 **Pakeras** 的儀式，祖屋的婦女會站在高處將切片的檳榔灑向青年，以祝福部落的青壯年在新的一年有好的收穫。
9. **Mali'alac**：各年齡階級會到河邊進行抓魚和煮食捕到的魚類，象徵著脫離神聖的活動返回日常生活的意義，階級成員也可以檢討今年年祭的過程，並帶著被祝福的心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
10. **Misapatoronan**：這是專屬祭司的儀式，年齡階級不參加此活動，期盼透過這個儀式為部落為族人驅除疾病和厄運。

阿美族社會的變遷是必然，但受到外來力量的強制改變，也使太巴壟部落年祭的流程和儀式相較於過去產生了劇烈的變化，尤其是祭祖儀式的簡化或不再執行，是太巴壟部落儀式變遷最明顯的部分。但近年來傳統文化又開始受到大家的重視，**Kakita'an** 祖祀家族也慢慢恢復了一些傳統儀式，甚至轉型成為教育場域，提供部落內部和外界認識太巴壟的祖源傳說和年祭的儀式。無獨有偶的，年齡階級在面臨人口外流的當下，在地反思的行動這幾年也開始重新活化年齡階級的教育模式，強化 **Misowac**（年祭前的準備工作）的教育特性，提供時下青年 **Sakalatamdaw**（成為人）的學習機會。

四、年祭的歌舞

阿美族跟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樣，都是經過長久的發展過程，逐漸形成各部落獨特的風格、形式和自成的系統與運作方式，雖然阿美族年祭從南到北的稱呼不同，各自也發展出不同的樣式與特色，但實際上這些都與年齡階級的運作有緊密的關係，而且年祭期間的集體共舞也都稱為「malikoda」，顯示阿美族的社會與文化在不同部落的共同性。

（一）年祭 malikoda（以男子為主的集體性樂舞）的舞蹈形式和場景

年祭的大會舞是以群體的活動為主，沒有單一個人展演的概念。祭儀歌舞一開始會由擔任「mama no kapah（青年階層領袖）」帶頭領唱和舞蹈，在形式上都以相鄰兩人牽手的方式進行，另外也有以展開雙臂與相隔一人的手在鄰人的胸前交叉牽手的方式，這類的舞蹈形式常見於海岸與中南部的阿美族部落，而在南勢阿美的年祭比較少見，年祭的舞蹈通常還是以相鄰牽手來進行歌舞的方式居多。

年祭舞步的節拍，大致上隨著歌謠的節奏，參與者維持腳步前踏與後退固定反覆進行的節拍模式，而舞步的節奏變化，會受到領唱者的帶動時而強烈時而變緩，但無論舞蹈的方向、旋律、快慢或強弱等，所有的舞蹈動作都是一致性的，並於歌謠的旋律相對應。而隊伍的行進方向，依各部落而異，向左或向右行進的形式都有，也有部落的年祭舞蹈包含左行跟右行兩種方式，例如太巴塢部落即是此類型。

大會舞的場景反映了年齡階級組織的結構，耆老階層通常是坐在場地的中央，其他年齡階級以牽手的方式在耆老座位的外圍呈現圓形的隊伍，排序上由階級高的依序往低的階級排列，階級最高的排在隊伍最前頭，負責一開始領唱和帶領舞隊行進的方向，少年階級則排在最後面，他們隨時要保持機動性，完成上級臨時交派或指定的各項任務。

如果有女性加入的歌舞，同樣也是採牽手的圓形隊伍，男性在外圈，女性在中圈，或是太巴塢部落的形式男性在一邊，女性則在另一邊；假使參與的人數少，則男性年齡階級在前頭，女性的隊伍接著在後，耆老階層一定是坐在舞圈的中間，主要的意義是尊敬位居領導地位的耆老，他們可以好好地檢視年齡階級中青年階層運作的完整性，以及展現出來的團結氣勢與精神。耆老坐在中間的安排，也有帶頭以身作則的意義，呈現了阿美族部落年齡階級的組織結構，以及長幼的倫理關係，同時也象徵著鞏固領導核心，使整個部落能更加團結。

年齡階級在年祭大會舞的舞蹈是會通宵到天亮的，每一個階級的成員除了必須全程參與，還要嚴格遵守並達到上級的要求。在大會舞既隆重又神聖的儀式裡，身體所體驗的勞動與辛苦，全都在相互激勵與和合作的過程中，化為彼

此深厚的情誼和團結部落的意志，絕非如外界所想像的阿美族年祭是狂歡達旦慶「瘋年」的活動。

（二） 應答唱式的祭儀歌謠

阿美族年祭的 *malikoda* 基本上舞蹈和歌謠是形影不離的，雖然音樂或歌曲會隨著生活的方式產生變遷，但年祭的歌謠是代代相傳的，在各世代耆老的堅持下，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也不容許祭儀歌謠產生變化。只是受到外來文化或信仰的衝擊，年祭的舉辦方式大不如前，擅於領唱的長輩也一一凋零，不過還好現在有不少部落開始紀錄傳統的祭儀歌謠，透過垂手可得的數位器材建立文化的停損點，將傳統領唱者的原音記錄下來，並在年祭舉辦之前練習領唱與答唱的技巧，企圖再現並重返年祭時屬於這些歌謠神聖的位置。

年祭的祭儀歌謠包含領唱和答唱兩個重要的原則，在南勢阿美族稱為 *paradiw*（領唱）和 *micaladaw*（答唱）；其它地區的阿美族稱 *miki'eciw/miti'eciw*（領唱）和 *milecad*（答唱）。這種應答式唱法是阿美族傳統祭儀歌謠的基本形式，在領唱者唱完之後，其他參與者會接著集體答唱，而答唱的方式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是重覆領唱者剛唱過的詞；另一個是接著領唱者唱不一樣的應答詞，反映了阿美族年祭的群體性和團結合作的意義。

阿美族的祭儀歌謠大多數整首是天地人之間，靈跟靈互動的襯詞，少數實詞出現在領唱者的歌詞中，根據不同的場合和目的，表達具體的意涵。而有時候長輩也會透過領唱的機會，以實詞取代虛詞唱出對年輕人訓誡的話，阿美族語稱「*palimo'ot*」，如此可彌補家庭或外部社會對年輕人教育不足的地方。不過，能加入實詞即興領唱的並非一般人，通常是在部落有地位的領導階層，因為他們除了具備良好的族語演說和吟唱的能力，同時他們在部落令人尊敬的地位，也能讓訓勉的實詞唱得更具說服力。那些未入階或少年階級成員不能擔任領唱，其他階級則都可以進行領唱，且通常是最高的階級先開始領唱，唱累了就交給下一個階級或指定階級來領唱，這個時候領導階層的領唱風格，就成了青年階層學習的對象，這完全符合阿美族年齡階級的運作和倫理的基本規則，也凸顯了在阿美族年祭期間，無時無刻都帶著濃厚的教育意義。

五、 歲時祭儀的服飾

阿美族服飾及配件的多樣性，特別是在年祭期間相當引人注目。之前提到無論是在大會舞集體牽手共舞的排列順序，或是領唱與答唱之間的主從關係，都代表著阿美族年齡階級制度的運作方式，而年祭穿著的傳統服飾及其代表的意義也有異曲同工之處。為了識別年齡階級組織中的各階層，男性的傳統服飾依階層的順序可分成 *mato'asay/malitengay*（耆老階層）、*maman no kapah*（青年領導階層）、*kapah*（青年階層）以及第一階的 *pakarongay/depdep*（少年階級）等五種樣

式。然而，阿美族在花東一帶從南到北各部落的服飾、頭飾和配件不盡相同，從過去到現在的差異也很大，且配件或服飾的樣式會因為接觸不同的族群或信仰，在材料和設計上也會推陳出新，顯示阿美族服飾樣貌的變遷與創造力，如馬蘭阿美族男女皆可穿戴的霞披即是一例。

（一） 年齡階級的服飾和意義

到目前為止，相信大家應該對阿美族的年齡階段級制度，以及長幼有序的倫理和嚴格服從領導階級的規範有一定的瞭解。當阿美族的少年在進入階級之後，就要開始承擔部落公共事務的執行工作，青年的領導階級會根據任務的輕重與多寡，分派工作項目給不同的階級來完成，通常需要勞動或跑腿的，就會將任務交給最低的階級，所以少年階級的服飾會比較簡單，只穿著片裙或綁腿褲片、腰帶加腰鈴、頭綁毛巾等，腰部掛鈴鐺也可方便耆老或領導階層隨時找得到這群公共事務的戰力。當少年組再往上升一階到青年階層，服飾就會增加頭飾、上衣、片裙、腰帶、肩袋或首飾等，成為年齡階級中服飾最華麗的一群，在年祭大會舞時的舞隊中也是最醒目的，這個階層稱為「*kapah*」，在阿美族語裡有「美麗」或「健美」的意思，使青年階層在服飾和意義上有雙關語的特性。當青年升到領導階級時，身上將不再配戴頭飾、綁腿褲片、腰帶等鮮豔的服飾配件，僅留下跟他們的階級身份、累積的智慧與地位相稱的羽毛頭冠，象徵著青年階層的領導權力，使他們看起來更加成熟而穩重。到了耆老階層，服飾將變為最簡單且最為樸素，一般只穿著常服配戴'*alofo/tafolod*（斜背的肩袋），少數會穿上傳統編織的白色長衣，這群擁有豐富閱歷與智慧的耆老，人們尊敬的是他們擅於演說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由此可知，年齡階級身上所穿著的傳統服飾，不僅讓人容易辨識年齡階級完整的結構，也彰顯阿美族互助合作與團結的精神。

（二） 傳統祭典的女性服飾

阿美族女性在年祭期間所穿著的服飾、頭飾及配件，雖然沒有像男性年齡階級有細緻地區分，但樣式也相當地多元且華麗，全套服飾包括頭飾（分成成熟婦女帶的大花帽，和年輕女子所帶的小花帽）、上衣（可分成短袖和長袖，以紅色、黑色、白色為常見的顏色）、裙子（分為單片和兩片黑布裙，在裙邊四周滾上白布或彩色細條，海岸阿美族的裙擺則有繡花）、胸掛（以花蓮地區的阿美族女性服飾較為常見，布面縫上彩色的波浪紋及小件裝飾品）以及黑白雙層布所製作而成的綁腿。在傳統上，許多阿美族部落女性的服飾是以黑色為主，但由於受到花蓮阿美族文化村觀光化的影響，女性的服飾由原本的黑色改成了紅色，還普及到花蓮各阿美族部落，形成現在普遍的樣式，不過近年來部落文化反省的思潮，也帶動了一些女性開始製作傳統的黑色服飾，以表達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六、 結語

阿美族的社會與年祭的文化，雖然受到外來文化的強制變遷，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巨大的改變，然而近代的阿美族個人或部落組織的覺醒，透過文化復興的行動，開始記錄和重建關於自己部落的祭儀文化和傳統知識，讓當代的阿美族人或部落不至於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再次被瓦解或消失。縱使外來文化與價值觀如海浪般持續地拍打阿美族的文化，但有幾個現象顯示阿美族的部落是有能力內化這些外來的影響，進而調整自己的文化系統，增加阿美族社會發展的穩定性，例如以傳統男性年齡階級為核心的年祭和社會制度，在近代出現了性別上的鬆動，尤其是東海岸阿美族的部落女性成員，開始仿照男性的年齡組距，建立屬於女性的階級制度，目的不是在與男性年齡階級制度競爭，而是在公共事務上，特別是在教育與照顧議題上進行分工，這些新興的女性年齡階級，負責了有別於男性的工作範疇，而是提供家庭以及年祭期間女性族人的文化教育工作。

綜合以上所述，無論是當代的阿美族男性或女性，已經逐漸意識到跟自己身份有關的部落文化及其珍貴的價值，藉由部落舉辦豐年祭的時機，讓自己有機會好好接受年齡階級的教育，以正確地認識自己的文化，成為一個 masatamdaway 品格端正且重視利他與集體價值的人。因此，支持族人回鄉參與部落集體的文化活動，對於任何一項產業或機關單位來說，等同於收到人才培育的成果，也有助於活化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的樣態，這對於雇主或企業發展而言，絕對是一項利多的決策。



圖 壹-5 台東長光部落年祭可從女性穿著的上衣區分出不同的階級

（攝影：顏忠政）

七、引用書目

- 方敏英。1992。阿美族文化（O ‘orip no ‘Amis）。臺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聖經公會。
- 吳明義、李來旺、黃東秋。1992。牽源-阿美族民俗風情。交通部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處。
- 吳明義。1998。台灣原住民的傳統教育-以阿美族為範例。第三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 李亦園。1982。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社。
- 杜寅吉、蜂矢宣朗、杜仁智、前田均、池田土郎^[1]。1989。タハロンに傳承されたアミ族神話傳說集（太巴塌傳承的阿美族神話傳說集）。日本天理市：天理南方文化研究會。
- 明立國。1996。台灣原住民族的祭禮。台北：臺原出版社。
- 許功明、黃貴潮。1998。阿美族的物質文化：變遷與持續之研究。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八、延伸閱讀書目

- 方敏英。1993。O ‘orip no ‘Amis（阿美族文化）。臺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聖經公會。
- 末成道男。2007[1983]。臺灣阿美族之社會組織及其變化—從招贅婚到嫁娶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吳明義、李來旺、黃東秋。1992。牽源-阿美族民俗風情。交通部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處。
- 吳明義。2019。Patahad 春耕播種：Namoh Rata 吳明義阿美族語文集。花蓮：Namoh Rata 吳明義。
- 阮昌銳。1969。大港口的阿美族（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明立國。1996。臺灣原住民族的祭禮。臺北：臺原出版社。
- 原英子著、黃宣衛主編。2005。臺灣阿美族的宗教世界：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許功明、黃貴潮。1998。阿美族的物質文化：變遷與持續之研究。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黃貴潮 Lifok Dongi。2015。O sa’opo to kimakimad no ‘Amis a tamdaw（阿美族

口傳文學集)。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劉斌雄（等）。1965。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